

海國春秋
下



清·汪寄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海国春秋

第二部

(清)汪寄 著

第二十一回

鹿角车毙骁骑取胜 蜂房卵毁屯积成功

这回单说童体仁差喜达报捷去后，同石犴等率领军士到柘藤林。铁鹞奏道：“木石丛杂，难于力攻。”童体仁道：“既来此间，断无罢理，果不利于骑，何妨步战？”说毕下马，当先杀进，铁鹞带众尽行跟随。只见一将缓辔徐来，却系茅游领着兵卒，挺鞭叫骂。童体仁、铁鹞迎上，茅游渐退。童体仁加紧向前，茅游弃骑诱陷重地，暗号照应，埋伏四起掩截。石犴在外鸣金，童体仁杀回，铁鹞紧紧保护。无奈柘藤枝条碍手绊脚，钩袖挽袍，虽然溃出，各人俱受有伤，领来将士，只逃脱十余名。童体仁懊极，与铁鹞道：“不听卿言，致遭败阵。”铁鹞道：“明晨全军俱入，分布各方，然后逐杀。”石犴道：“终是彼熟我生，有损无益。”铁鹞道：“然则何从取胜？”石犴道：“岂未闻夫深林茂草，火而伺攻乎？此已叶落汁枯，焚之甚便。待风生发，由上燃烧，可不费力而破寨。”童体仁、铁鹞大喜，安排硝磺物料以待。

自晚至早，又系薄暮，偏偏无风，童体仁急得暴跳。及更鼓时，忽听树杪有交击之声，出帐审视。石犴道：“势可候矣，请命定夺。”童体仁道“贤卿速为调度。”石犴令三百军士持具趋北，分头放火，使铁鹞领兵五百名保护。须臾间，风力紧急，烈势猖狂，光明照耀，枝柯皆似珊瑚，西南半壁满空烟焰。

到天大亮，风声更猛，火势反衰。却因林木自北而起，复折向西，将自北而南的毁尽；折过西边的，因风反背，便即灭熄。童体仁犹欲令军士复往燃烧，石犴道：“火焚藤柘，原为碍路，今已去了十有余里，速治余桩，尽够驰逐。”童体仁依允，使铁鹞另带二千军士前往平治烬根，令石犴仍回巡视所得诸城，令诸将士准备收拾马匹，以便攻取。

再说茅游知双龙纵火，连忙率军士扑救，奈已通天，万难遏止，因退出，屯于炎威不到之地。天明欲仍依林而守，忽见将官飞马持着刻箭道：“奉王镇军将军之命，昨望半壁通红，定系敌人焚破柘藤，形势既失，可徐退归，毋得违误！”茅游遵令回乌枫岭。行近石子冈，见王之华列阵于顶，慌着营前请罪。之华道：“非汝之过，乃我欺童体仁恃勇不知谋略所致。若先以精兵暗于上风旋转保护，有寇近林，即出而旋夹冲杀之，彼安能得志？今令蔚然、饶拱备办要件，汝所领之卒劳矣，不必候战，付晃照带往后边差使可也。”

不说诸将遵奉，密地安排，却说铁鹞整整费了一天气力，方将焦根除尽，开出道路。童体仁令诸将次早拔寨都起，铁鹞在前为先锋，自己押后为应援。铁鹞驰进，见当道石子平冈，约高五七丈，上有军马屯扎。来到下面呼道：“柘藤林险隘尚为我夺，今这低坡何能拒守？莫若速速归降，断不薄待。”当有犀利携枪策马应道：“汝等远离巢穴，如鱼游釜中，犹敢出此大言么？今拿住汝这狂妄鳞畜，碎尸万段！”原来双龙岛人最恼的系骂他鳞畜，铁鹞闻得二字，咬钢牙举抓狠击。犀利挺枪战过五合，抵当慌忙，茅游舞鞭相助，方才敌住。又斗十余合，犀利发枪，中铁鹞左腿。铁鹞左抓架开鞭，右手飞抓击到，犀利用枪隔落。抓力凶猛，打碎马头，一齐倒地。犀利左腿为伤马压住，急拔出来，不妨铁鹞坐骑近前张口咬住脚肚，犀利

收枪狠刺，那马闭目弭耳，皮如钢铁，枪无入处，摆项摇头，将肉连靴咬下。犀利痛得拚命乱爬，幸亏铁鹞单抓不便，且为茅游缠住，犀利因而得脱。王之华望见童体仁又到，鸣金收兵，茅游回冈。

童体仁见铁鹞腿上着伤，又失去金抓，大怒，当先上岭，王之华使锤迎敌。二十余合，童体仁转顾，人马俱倒在冈麓，跌的跌，爬的爬，不敢恋战，旋骑下冈。王之华令勾枪队奋勇捉拿。原来此马虽浑身生成铁甲，喉下蹄中却系软肉，浅草平沙驰逐比风更快。今石子冈俱系大小磊磊石子、石块，小者碰得脚痛，尖者戳入肉里，所以尽倒。童体仁骑的，乃系龙种，身强力大，四蹄用金裹铤，驰驱无异。群马力小，裹钉即不能行。当时，童体仁见捉拿兵士，复上冈赶杀，将士卒尽行救回。勾枪队护马三十余匹缴令，王之华见与本国产者微异，又反复细看，蹄形似鹅鸭掌而厚，当中肉白如脂，项下莹润如玉，二处俱绵软，浑身鳞甲坚似金钢，大小齿牙利如锥刃。之华道：“果与志册相符，沿边居民每年受害颇众。此种恶类，宜尽除之。”令茅游领军士搬往后山熬油，收贮备用。

这边童体仁无法过冈，飞召石犴来计议，自领兵将在平地诱敌。上边军士排列坐着不动，百般笑骂。童体仁大怒，令诸将步行登陆。浮石军士随取石子乱击，百发百中，打得血流肢痛，莫能向前。童体仁愤极，加鞭奋冲数次，俱为飞石击回，无法可作。气懣了两日，石犴方到。原来石犴巡视城邑，一面差使回岛收马，闻召赶奔营前，恰好马已尽行带到，共八千余匹。童体仁将不能过冈的话与之商议，石犴跨骑左右看时，命军士各具布袋，盛沙土五斗，即刻交割。军士得令，纷纷将粮餉囊囊，撬掘沙土，装满交割。石犴使搬至冈边，解袋倾出，自下漫上，填造大路，须臾便成。如何并无阻拦？却是先时，

王之华见有将官，看过去后，敌军携囊取土，早知系为填冈而设。因令军士退后，离岭五十里下寨。蔚然、饶拱、晁照、茅游俱来参见，王之华问道：“二事俱齐全备？”蔚然等道：“今日方了。”之华道：“蔚然、饶拱各须骑兵五百，分伏岭前，闻炮齐起赶逐掩杀；茅游、晁照各领巨斧兵五百，退于岭下二里外红叶林左右，结成方阵。”四将去讫，自领五百骑兵屯于营内养息。

果然，童体仁等将路填平，长驱而至。王之华弃营往后退避。童体仁骑快，当先赶着。之华舞锤回斗数合，得空便走。童体仁追及，旋斗五六合又逃。如此数次，加鞭驰骤，入于两方阵之间。铁鹞、石犴领骑兵如潮涌到，奋勇摧打。忽闻子母炮声，地下呼呼隆隆，一片响动，马俱不行，两边山坞内，尽系欢呼之声，那知多少人众抄出赶来。石犴恐怕中计，慌令鸣金，大队转骑，齐声发喊。石犴倒栽地下，军士走的走，爬的爬。再看马时，或左或右，一蹄陷于土中，搀扶不起。铁鹞与兵将俱系徒步奔出，童体仁拦杀抄来的骑兵。铁鹞见失却石犴，复冲入阵，极力救得，命健卒抬行，自己跟随保护。不防茅游、晁照两旁掩来，俱系巨斧，凶猛莫当。铁鹞喊道：“诸将速行夺路，有我断后。”且战且走，遇得童体仁，合着恶杀突围。虽然出阵，奈军士失去三千有零，逃得命者，又俱受重伤。入阵五千铁甲骁骑，遭陷无半匹得返，石犴跌伤右臂，回过石子冈头，坐下歇息。童体仁叹道：“王之华是何等人，这般狠毒，拿住他时，定行碎剝报仇。”石犴取丹敷臂道：“胜败军家之常，毋得自乱，犹存未伤壮士六千，铁甲万骑，尚堪大战。惟令步军居前，挑地觅空，凡低凹之处，掘土随而填之。且探彼原兵只余三千，近日死伤亦必不少。虽闻接应，尚未曾到。我有精兵六千，此岭之势又非如我岛之东西口，双爪、双毫等处

十分危峻，今令众分途而上，彼岂能当？再访得逾岭无多路程即系上石林谷，过去直行二百余里均系坦途，袤延二千余里沃壤，惟平冈小阜，浮金进兵，亦由其中而行。是我得岭得谷，则与浮金气通势连矣。”

童体仁正在商议，忽闻石子冈后有风吹旗角响声。童体仁慌忙跨马上巅观看，却系王之华结阵在下。童体仁大怒道：“王之华，汝欺人大甚！”加鞭挥斧杀来。铁鹞等只得起身同赶过冈。闻得鼓声大震，两旁拥出骑兵，圈裹拢合。童体仁战住王之华，铁鹞领着残兵突阵，三番五次，哪里冲得开去。甩抓打一骑兵下地，翻身跨上，又抢匹马与石狂乘坐破围。童体仁始终勇猛，撇掉王之华，引领败卒奋勇砍杀，数出数入，只救得石狂、铁鹞，余兵尽被伤倒。三人狼狈归古岸。

王之华回岭，诸将各报获功，所得军装器械无算。王之华道：“敌人虽败，尤有军马，定然只行前来报复。”辛熬道：“又是竹筒内送命也。”王之华道：“不可。先因其初至而用之，今彼已知，岂可复恃？须另易他法，始能济事。闻说乌枫岭之旁有二谷：右名荫谷，谷内广产大竹；左名肠谷，谷内广产鹿角木。之华早令饶拱取木造车，蔚然截竹为筒。车系四枝交搭，筒系五个攒成。削竹为签，煮以麻药，安置筒中，于岭前多方挖土埋好，上用硝磺拦煮细索，十字牵连捆扎，覆筒口上。复将速药走线缠绕。诸索结总于药匣之中，上盖大竹叶，微加浮土，人马往来无损，惟诱敌骑入于圈内，掣动机括，总结匣内铁轮行转，触石出火，药燃结焚，走线散开，顷刻通盘俱到，筒口硝磺线索毁去，筒上空虚，马足易陷，遭签尖刺着，药性窜行于筋络，自不能动。所以童体仁领进阵之五千骑无有脱者。”当下李熬道：“用何法败他？”之华令蔚然将演车军士召来。只见推出小车五百辆，俱系两竿单轮。两竿前端横钉

孔木，中竖短竿，上系布囊。两竿上交叉竖钉鹿角木四枝，锯开木梢，各用银藤锋镞嵌合扎紧，短竿囊内便贮香料。令二士为正副持锚竹弩，带短兵，挟竿而前，二士持矛戟随之，聚散起伏，偏凑斜迎，直逢仰接，无不便利。未出，则士居车前；既阵，则车为士蔽。教习已成，俱依法则。乃令安息养力，所以闻呼立刻齐集。

当下柘藤林探马报：童体仁大军已出古岸城。茅游道：“童寇必尽其精锐，穴巢自虚，可袭而复也。”之华道：“古岸遭贺德涂炭久矣，今匪众虽俱来，民畏其法，见我兵弱，必代固守。若密袭之，是我戕民也。况现兵无余多，多分则此处不足用，少分又不济事。虽似奇功，有这两层，不可得而为也。汝今率百骑，各带枝帚并竹筒两个，将前所熬马油拌熟料装一筒，一筒盛油，封固，绕石子冈柘藤林之南，过西冈之东，到古岸城下寇马篷内，将料引出，令军士分抛饲之，用竹枝帚将油细细遍洒于各马身上，务必均沾，勿误。”茅游得令回去。石子冈探卒又报：“童体仁大众已离柘藤林矣。”之华令将士饱餐毕，徐徐下岭，令蔚然、饶拱管阵，自带辛熬、晁照立于军前。只见铁鹞当先领兵扑地，随后甲马浩浩漫漫杀来。晁照使两口宝剑骤出挡住。辛熬见铁鹞抓法紧密，舞动狼牙棒赶上夹攻。童体仁又到，之华接着。战过五合，一声锣响，阵分两半。之华架开斧，拍马同辛熬、晁照奔入阵内。铁鹞也跟着闯进，只见兵齐退，却露有许多枝枝桠桠物件，昂然疾趋。童体仁举斧狠劈，怎奈此木质柔性坚，遇软则硬，遇硬返软。所以随斧上下，凭抓往来，劈不断，勾不开。童体仁怒得无法。石犴后队兵到，使长枪居前，勾车冲阵，令军趋左右袭岭，以诱分散。童体仁大喜，命石犴、铁鹞袭岭！自提长柄利斧，领军攻打。只见对阵亦解释开来，或十或五，屯聚为队，或前遮或

后赶，或横截或斜迎，如群鸦弄风，浮萍逐浪。童体仁鸣金，石犴、铁鹞回军，东追西逐，引得人饥马饿。车复合拢，车在兵后，兵随将击。童体仁等三面攻取，又闻锣声，阵便排列，兵退入内，将亦奔回。忽有阵阵香气扑鼻，引得铁骑举头张嘴，不肯驰骤，却系轮前竿上囊内贮着熟料。群马仰望着竿，腾奔想吃，多有将兵掀翻跌下者。忽然炮响，弩箭如蝗，箭身细微，遮隔不及，透甲洞背，中者立死。群马奔食，自将项下软肉露张，车兵即使鹿角锋梢迎刺，犹如穿絮，立即倒地。士遭弩毙，马受锋亡，片刻之间，数千精卒铁骑纵横尽丧，只剩得童体仁、石犴、铁鹞三匹退走。之华领将驱逐，石犴先奔。童体仁恨极，挥斧恶斗之华，辛熬、晁照双战铁鹞。杀到酣处，辛熬猛棒盖下，铁鹞仰闪，打中鞍鞞，力重钉深入木，急切拨不得出。铁鹞一抓击到，辛熬急躲，双手摇脱棒来，借势自下挑上。铁鹞右抓方扫晁照双剑，左膊为狼牙棒勾住，慌收右抓打来，击个正着，辛熬脑裂而死。晁照双剑并下，铁鹞右膊亦为砍断，负痛而逃，马忽陷入索圈，绊倒在地，军士齐上擒回。童体仁见铁鹞遭缚，难于救护，只得败走。之华也不追赶，收兵回岭。茅游缴令禀称饲洒已遍，晁照绑得铁鹞报功，之华令用槛车槛好，具文申报，解往云平岭。查点折了辛熬，嗟咨不已，令将士殓埋，然后休息，以便收城。

再说童体仁赶上石犴，回到古岸，见群马在坡上打滚，童体仁道：“居篷内的这多兵卒将士为何不来接应？”石犴道：“莫非兵败逃散了。”正在疑惑，已到居篷，但见尸横满地，一人全无。体仁大惊道：“旗角已无，谅难久停。”忽探子报道：“浮石之兵来围古岸，只不过六十里了。”石犴道：“臣早知浮石之兵必来。今此城兵少，实难久守。不如弃城回双龙。”体仁道：“费去若干钱粮兵马取得此城。”石犴道：“兵粮

不足，万不能守。若待兵临城下，虽欲去不可得也。且弹丸小城，弃之亦不足为吾轻重，又何必念念于此哉！且双龙乃根本之地，万一有变，则无家可归，而貽笑于天下矣。”体仁道：“卿言亦是，我当思之。”

次日平明，即召石犴问道：“浮石之兵若何？”石犴道：“探马报，只隔卅里了。古云：当结而不结者，遇人也。今事在燃眉，而优柔不结，此取败之道也。况双龙，根本之地，岛高城固，粮草丰足，兵民用命，内修政治，外结邻国，即世仇可复矣。”体仁闻言，一跃而起曰：“卿言是也，吾心已结。”遂下令：“双龙人马一齐起行。”复问道：“我此行，心实不定而难安，卿将何以告我？”石犴道：“而今急也无用，只有归国招募兵将，结约诸岛，令现在各城头目速回双龙，臣往浮金营前报讯，说彼分兵，取岭复仇。”童体仁道：“惟有如此。将所存粮散给百姓，使传令于各城。”石犴道：“我们在这里有威无恩，不可久留，恐遭暗算。”

童体仁大恸。石犴自炊进膳，君臣饱餐，痛哭分别。

莫表童体仁惶惶归岛，再说石犴次日至大树谷，闻得前面音声繁杂，便勒住马，意欲潜避，已为来众看见，发喊跑到拿住。问道：“你实说，系哪里逃脱的？”石犴见有三百余人，都戴浮金章号，便放下心，答道：“我乃双龙岛将官，只缘兵败，住浮金请救，未识诸位将军驾过，触冒罪甚！”那为头的笑道：“你无庸徒劳罢，我们都属浮金将士，因为邪臣谤杀大将，是以思想：便血战成功，俱系奸党受赏，有奉承未到处，立至死亡，莫若哲身远祸，五千余人一时同散。浮金将士自顾不暇，安能救汝？”石犴道：“既到这里，也须前往，方能覆命。”为首的道：“你必要去，但恐有伤性命。今索性相赠小旗一面，遇似我们形状者，即持交验，彼自宽释勿害也。”石

狂受旗拜谢，南行两日，到独锁渡东岸，言明来历，将士押送过河，进营朝见。浮金主问清事体，吁嗟不已。石狂退出。

忽有国内急报，浮石通明关龙逊父子袭入丹凤，欲计取龟息，为相国所觉，获得敌将。”浮金主大惊，视郎福厚道：“浮石用兵，可谓神速而兼鬼蜮。前时截劫冠军，梟我白额虎，随袭品字左城，窥探百结关，今又暗入丹凤。南边地方城池尚不知如何。前营罗多材众散，为民掳降，钟受禄之兵回复叛走，钟受禄又为盗所杀。若冠军在，何至于此？今双龙全师尽丧，天印虽屡胜，然亦安能独存？往日功劳俱成灰烬。应即召子直等早同归国。若百结关为敌人所夺，我国君臣士卒皆无生路矣！”道犹未了，又有双敖谷紧报，浮金主惊道：“噫！粮草休矣。可取报文进览。”

且说这双敖谷在金蟹山前，两山交抱峙立，如二敖之状，故名双敖谷。中间宽敞可以堆积。因其山势险峻，包藏周密，前有曲港通洋，便于搬运，故将粮草屯在其冈，令正副将官三员守之，防备严紧，并非懈怠。无如神算出奇，超乎意料之外。所以遭焚，乃不知火自敌纵。且听从头叙来。

山盈当日在云平岭受客卿吩咐，于后帐柜内领得包裹，见封条写道：“付山盈到思神港开视。”想道：“虽闻有此地名，犹不知在南在北。”暗令家丁访清了，收拾干粮，单身赶奔。次日，将晚行到住下，将包裹取出，揭去封条，打开看时，有个油纸包、四个鸡卵、一枝银藤杖——约长二尺四寸，梢上生成小眼，又有无柄斧头一件，却有纵横二孔，一个铁链扣钉。细想不解其意。将其装试，可以为锄，可以为斧。再将油纸包拆破，却系衣裤，首套上面，俱系彩画神纹，里面系浮金的字号。寻思道：“这系水具，又有斧头，定系因我善泅，使往独锁渡、交渡津二处劈船。其鸡卵何所用处？”委决不下，复将

包裹等件细检，于首套内抖出单子，写道：“水衣全制、银头斧一柄、蜂房自燃卵四枚，藏固小心，往双敖谷焚烧粮草，毋忽！”

看毕道：“我说此卵必有所用。但双敖谷在黄花洲对岸，乃浮金边界屯粮重地，势必严兵把守，如何焚烧得来？好难题目也！”又想道：“客卿算无遗策，断不致送我于死地。且毁去单子，收好各件，明晨前进，看事而行。”

次日，路上却绝拦阻，惟见纷纷逃难百姓自北而过，俱称岛寇胜于恶神，放火抢掳，马要吃人，凶残莫当。山盈惊道：“双龙兵势如此横暴，自然占去多少城邑。”一面走一面想，忽有人抢上抓住胸脯道：“拿着你了！”山盈看时，十余兵士皆浮金装束，着实骇慌，连话也说不出。众军将包裹打开翻看，问道：“尔系甚生涯？”山盈见翻落号衣，陡然生计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吾乃奉龟息城烛相国令，往黄云城云平岭窥探。”众军听见烛相国三字，便叫放手。又问道：“令干何事？”山盈道：“小子善放火，善没水。相国密令潜入浮石，得便逢库烧库，逢粮烧粮，逢草烧草。”问道：“烧得哪些地方？”山盈道：“各处守备严紧，限又逼迫，无便可乘。还要受责哩！”众军道：“烛相国最体量人情，真是十分提防！责却可免。”山盈道：“果如所言，受赐厚矣。”众军道：“今日闻得韩冠军回国，为人劫去，尔曾晓得么？”山盈道：“只闻罗多材被百姓所掳，却未闻冠军被劫。”众军慌问道：“罗多材怎样被百姓所掳？”山盈道：“昨于途间听得底里，尚须探访。”众军道：“惜乎不知其详。若说与我们明白，也系快事。索性告诉足下：我等皆因冠军遭谗激死，忿怒而散。若相国为将，我们俱归出力也。”山盈道：“众位正好同回归息。”众军道：“若是这般，不如不散了。”山盈道：“然则何以为生？”众军

道：“既莫能服邪臣，又莫可降敌国，惟有分栖岩穴，采草苗木实射猎以为生耳。主上省破，诛灭群奸，我等即归自首请罪。”山盈道：“诸公忠于王室，君相哪里得知！小人到都，遇便即将原委细禀相国，或者即召诸公，共御强敌。”众军道：“辜负盛情！相国虽深信于主上，冠军尚遭谗死，何况我等！佞幸在朝，宁终老于山林，断不出也。”山盈道：“相国常恨此辈。今谤杀大将，兵岂能胜？主上悔悟，鄙夫定正典刑，自可相聚。”众军举手道：“但愿，但愿！”欣然拱别。

山盈由青钱山这条路又行了天半，方到黄花洲边。远望茫茫，不知何处是岸。天色已晚，并无船只往来，乃将衣裤，首套穿齐，各物藏好，插着银藤斧，泳入洋底，直行前去，由浅渐深，半天时候，复自底而上，遇着坚壁碍路，冒仰细视，一带都如这般模样，想必是靠边了。便爬登岸，将衣裤穿好，再看时，却系个悬岩大石山，全无路径，只得坐下打盹。醒来天亮，往上望去，愈远愈高。坐的所在却系悬岩大石尽头，两边青草沙洲，并不见人，好生烦恼。忽闻隐隐有低昂歌声，观沙洲左右，俱无形影，抑扬渐近，转面看时，有数只大船连帮放将过来。山盈见景生计，招手高呼救人，船上只作不曾听着。山盈望得渐到坡岸，慌起身狂奔大嚎，那船始停住，问道：“尔系何处军士？”山盈道：“俺乃巡兵，因渡洋失足，泅到这里，不知属何地方。虽未丧命，腹馁欲死，乞诸位拯救，借渡过去。”梢公使水手摇过脚艇来笑道：“尔不小心，致坠水内，今遇我们，便是造化。各人俱奉有令，谁能此刻渡尔？好冒失鬼的话！须待公事办齐，顺带过去。”山盈道：“诸位办甚的事？”水手道：“尔有眼无珠么？今往双敖谷装运粮草，可速上罢！”山盈听得“双敖谷”三字，便如搔着痒处，喜得说不出来，忙跳落脚艇，爬登大船道：“蒙诸位救援，恩德必定负

鞍以报。”水手道：“俱属本国同胞，哪个望报？尔可会唱么？”山盈道：“略知几何，恐不中听。”众人喜道：“逢场作戏，以消长日，哪个系俳优呢？你且吃饭，我们开行轮唱哩。”乃起锚拽篷，圈围坐下，指点板脚作句，你唱我和，此歇彼起。

不觉沿洲放下三十余里，转弯又五十余里，方才来到港口。两旁各有营寨，中设截流铁网。运草军士持符进营，验讫，将官各出，向网边并港前后细看水花，方令松网。军士将绞关松下，铃铃当当，音声纷乱。那网俱系五寸长的铁条，两头扭转煅结，间安金铃，凡物触着即响，所以略加松动，铃当不止。各船过尽，仍旧绞起。又入二里多路，看两岸俱有木栏，空处只得四寸宽，其外帐篷牵联，又有木关截在港中，上面复挂铁网。见有船只，将木栏上锁开开，去管，去关门，放下铁网，各草船鱼贯进毕，即绞网上关上管。再看两边栏外，帐篷直到山脚。望见一条悬岩大青石岭，山盈道：“好条大怪岭！”梢公道：“这名金蟹山，那两座小山，名左敖、右敖，其内系双敖谷。尔先喊救处，即在此谷之后。”山盈道：“旋过来若干路？”梢公道：“后面转到前面，足足九十里。”山盈细看形势，果然似蟹。

船到小山下，复斜入内，停泊坡前。两山各有石嘴，真似敖像。中间一片篷松白土，俨如喷的浮沫。山盈随众登岸，到小山顶营内投呈文书。立时拨发粮袋草束，俱用谷内军士搬出，交与外营军士送至船边。山盈看那白土西，亦到高水闸栏，栏上接着铁网，左右敖顶各立有寨，中间山巅又系一个大营，四围俱系拦网。想道：“这般严紧，不趁此刻混进，却待何时！”便随众趋近寨门，再往里走，只见门内坐着两位将官，叱道：“拿下！”内外齐声发喊，数十把索柄挠勾齐乘搭住拖翻，山盈吓得魂飞魄散。幸亏军士认得，代禀道：“这系运船上的。

”将官道：“如何藐玩法令？”山盈慌磕头道：“初次当差，望将军宽恕！”将官道：“尔不见告示字么？”山盈仰见门边悬着木榜写道：“非本谷将士，过此限者，以奸细论，山盈方知原委，连忙抢地呼天，血流额破。将官道：“幸而足未逾户，不然，莫能原也。”叱鞭四十，逐出。两旁军士放下软钩捆起，责讫，推上草船。水手抱怨道：“尔如何乱走？若再进数步，连我们都不得干净了。”山盈浑身痛楚，倒在舱里，只是哼。痛定了爬到后梢，拿只碗，暗将防身护命的灵丹取置碗内，用杓柄捣碎，尿尿和匀吞下，钻入草中睡去。及至醒觉，全无痛楚。退出看时，船在洋中放行。众人正唱得热闹，见山盈，笑道：“打也打得凶，睡也睡得足。昨日晚膳，今早仍四处搜寻，想也饿够了。快来吃碗午饭好唱哩。”

山盈答应，向前饱餐，又随众胡乱唱过几曲，已到品字城，停泊下来，寻思道：“从这条路回国要过各处关隘，倘或盘诘败露，岂非离虎穴入狼窠？不如仍转旧路。”见众人纷纷搬草，堆垛岸边，便向艄公道：“奉令机密，另由他途有事。重生之德，容缓图报。”艄公道：“已系下午，可再草榻一宵。”山盈道：“恐误限期。”拱手谢别，复往上行。天色将晚，想道：“奉令办公，微劳未著。庶长客宿官各处失城之罪，诸将皆建功绩，我独全无。归家既难对庶长客卿，更有何颜近同列，回乡里？索性复往，不幸死于敌人之手，也博个为国捐躯的芳名。幸而如愿，这件勋劳，谁人比得？”意思决了，就地跌坐，吃些干粮，连夜趲奔百十余里，又到黄花洲。四顾无人，将衣裤穿好，带紧首套，插着锄斧，看定东北，没入洋中。底下如昼，踊身观望，天却漆黑。乃浮卧，随潮顺淌。始信传说，凡是海底，天愈昏暗反加雪亮。今见光明，所以放心，仰面露身。又经多时，审视蟹山隐隐，却在背后，知系行过了，复审定洄回。

忽然震动非常，沉落视去，乃系两个巨鼃，斗得波翻浪沸。远望有一死尸横在洋底，料道鼃因食竞，心中老大不忍。潜走近前，带住尸脚，轻轻拖向港口。又见荡漾汹涌，回看那鼃，争奔赶来，便将尸推往东行，挥锄以拒。只见铁网已在咫尺内。正想经过之策，不知那网大半竖立，有小半横铺水底，手忙脚乱，正跳得横铺的边索，觉得响动，铁网渐高，慌将尸首丢弃。跳出看时，那两只大鼃飞速追抢死尸，齐奔入内，网俱绞起。便乘空由下直向里行。又见网栏在前，脚下步步担心。此网却不比口头的止到底就罢了，无有一半平铺，却近贴于槛上，关栏大木，根根深钉入泥。空缝只有三寸宽细。看中间虽有关门，上下左右嵌定，莫能移动。听得说道：“网上拿得好大两个水老虎，可去看来。”山盈伏住。及至耳内无声，再靠岸畔摸时，竖木紧紧排着，毫无空处。摸捏那岸，却系坚土，想道有理，乃于栏根外旁用锄斧轻挖。土坚锄利，大块小块坠落垒垒。约可容身，便轻轻爬过。往前进到小山嘴下，犹闻称说：“洲边大网获住两个水老虎，看看来！”踉踉跟跟过去了。山盈转入到白沙坡底，听不着人声，始敢伸头出水。旋望天色昏暗，再看双敖营内，灯仍未息，网边半壁火光，关栏两旁亦俱雪亮。轻轻伏爬土坡到木寨脚，探探铁网亦安响铃，慌缩回手。计算白沫土色，不象坚硬，因用锄耙，颇觉轻松，俱被成片成块的耙起推开。栏下尺许，亦有木管，管下无物阻碍，便弗深挖。转将管底取空，曲体仰入，大喜。进到栏里，伸手哪里见掌，又愁起来。挨着平地一步一步往前而走。忽然，光明照耀，望去，却系二人。提亮子的先行，担木棍的在后，自草岭边旋出。山盈无可躲避，因斜回原路，见有毛厕篷，连忙蹲伏。只闻说道：“偏是我们局气丑，派在今日夜巡内，鼃肉莫能分得，鼃汤亦无口尝。明日只好看他们吃。”又问答道：“争死尸的鼃

未免有毒，没得也罢。”说着走着，灯亮渐入左边草堆旁去。山盈认定大堆，便直走到跟前，将锄斧插于腰间，怀内取出鸡卵，记起道：“闻得火药以蜂房灰为最，修合须在地穴内，遇有微风，即便燃着，惟用鸡卵壳收藏封固，始免误事，故名蜂房自燃卵，但未知灵验否？”乃往高爬。这堆系中间四头脚凸，爬到半腰，却难再上。坐下将卵封口拆开，抽草成窝，用药撒入。奈无风，想道：“或者岭峻遮住，且旋过一面看。”就平行弯转，置药也不见燃；又往前去，亦复如旧。着急道：“腿都走软了，如何是好？”只得拨开草，将卵倾尽，伏下屏气用力吹去。忽然，火焰满面燔来，连胡须眉毛都焦了。急滚下地揉擦眼皮，看时已系红光照亮，金声骤起，人声嘈嚷。欲由旧路逃命，望见栏外已有行者，无处闪匿，只得仍到原蹲处躲避。风势骤猛，火渐通天，也难遮掩。幸喜纷纷人众只奔大岭。慌将衣裤反穿，藏斧弃卵，大着胆混入军士内扑救。只见数堆皆着，连粮屯上苫盖的芦席亦都生焰，辉耀如同昼日。近处，烟尘滚滚，反看不清。众军手慌脚乱，连洲上各营将士俱到。山盈乘空接过担水桶，意欲径出。只见关门旁边站着两员将官，吩咐道：“必有奸细，飞速捉拿，毋使逃脱！”山盈听了，弄得进不能，退不可。事急计生，恐怕稍迟查看明白，因将桶底踏下，放胆直行。将官叱道：“往哪里去？”山盈脚下走，口里说道：“桶漏了，往前面换。”将官道：“毋得迟延！”山盈答道：“遵令！”将桶挑下坡，视诸帐内并无人影，到网营边，见灶上气腾腾的，哪有兵士！便径进揭开，却系满锅香羹。肚中正饥，取碗盛吃，烫得嘴痛，又恐人来，想道：“呆了！”乃将羹舀二三十杓入桶，带着杓子，走近洋边，将水具穿好，坐着尽吃，看火势时，满天通红。待烟衰焰低，渐渐有兵士回帐。便弃余羹沉没水底，认不清方向，随潮倘行。抵着涯岸，